安寧療護的路上不孤單

文/緩和醫療病房 王淑如 安寧共照護理師

民國89年，我自大學畢業踏入護理職場，記得來到中山附醫報到的第一天，安寧病房舉辦了慶生活動，就在歡樂與溫馨的氣氛中，開啟了安寧療護的領域。

但是，當自己開始真正照護臨終病人時，才驚覺自己的不足，當時單位同事大多都是剛踏入職場，但大家卻都很願意學習，只要有研習會常常搶著去，下大夜趕去上課是家常便飯，過年期間也相約去參加靈性課程。當時的周希誠醫師可嚴格了，每次跟他查房總是戰戰兢兢，因為他會問很多關於病人的問題及照護計畫，包含了身心靈。單位幾乎沒有人不曾讓他的嚴厲嚇的紅了眼眶，但他胼手胝足的教著我們這群剛畢業的小毛頭，召開讀書會、教導醫學生的實習課程，所以周老大變成大家對周醫師的暱稱。



手上拿的「守護娃娃」是在實習心理師帶領下，與一位平常很沉默寡言的病人一起完成；娃娃額頭上的閃電是病人特別黏上去，因爲他說娃娃擁有魔力，跟哈利波特一樣，之後病人還幫娃娃做了根魔法棒，希望它能夠解決任何問題。

92年第一次接觸安寧聯合療護的職務。由於當時的社會氛圍，多數人對於安寧存著負面的想法，「去等死」、「快死了才去的地方」是最常聽到的迷思。為了讓病人及醫療團隊人員對於安寧療護有正確的認識，在周老大的籌畫及院方的支持下，啟動安寧聯合療護的照護模式，由安寧團隊將安寧緩和療護的照護內容及理念帶至醫療單位，讓病人在原單位也能接受安寧緩和療護，當病情需要時能願意轉安寧病房接受照護，而安寧聯合療護的照護模式，後來讓衛生局納入健保試辦計畫，而有了「全民健康保險安寧共同照護試辦方案」。

95年底由於單位人事變動，有機會承擔了中興院區安寧病房副護理長的職務，從職員變主管，在角色的轉化上，著實經歷了一段低潮。當時有很多的抱怨與不滿，還記得周老大語重心長地說「換個位置要換個腦袋」。由於周老大的諄諄教誨，秋香督導(後來的護理部副院長)的鼓勵與指導，志工周銘正大哥的經驗分享與關懷，還有單位同事的支持，與志工大哥大姐的關心，才讓自己漸上軌道。

在97年中，因評鑑需要將安寧病房搬遷回大慶院區，完成設立後，我卻在98年確診了巴金森氏症，或許該感謝安寧病房看多了無常，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，很快地就接受了事實。感謝周老大、護理部長官及單位同仁的體諒，讓我卸下副護理長的工作，回到熟習的安寧共同照護職務，100年順利考上



王淑如安寧共照護理師(著紅色服者)也是安寧天使團隊重要一員。

南華生死所，研究所期間雖然忙碌，卻也讓自己開拓了視野，102年由於巴金森氏症變嚴重，留職停薪一年調理身體並完成學業。

103年返回職場，由於疾病的限制，有些工作無法勝任，感謝護理長的協助及瑜萍與單位同仁的包容，還有滿姐、美玲姊及翠英姐等志工大哥大姐的協助，讓我能繼續在職場上貢獻自己所學，罹病十年來隨著服藥的效果越來越差，對於工作越來越力不從心，總思考著是否該放棄了但又捨不得，於是在主治醫師的建議之下，做了深腦電刺激(DBS)手術。

自己當了病人才深刻體會到，病人的無助與徬徨，而身為醫護人員，除了專業外，關懷的態度對病人來說更是重要。我想這應該也是為何住進安寧病房的病人及家屬，普遍對於安寧病房的評價都不錯，因為關懷的態度會讓人不覺得孤單。

109年6月開完刀返回安寧共同照護工作岡位，除了開刀傷口會隱隱作痛外，一切都比開刀前的狀況好很多。這一路來學習成長了很多，感謝所有生命中出現的人事物，因為這些生命的經驗造就了現在我，也期許自己能藉由目前的工作，讓每個病人及家屬對於安寧緩和療護有正確的認識，並能從中獲得需要的協助。

沒有誰能知道明天會面對什麼挑戰，但我們可以選擇接受它，面對它，處理它，放下它，然後會發現原來自己並不孤單 。